

參政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 第0142期 •
1957年7月21日·星期日
新华通讯社編印

吳努談中緬边界等問題

【路透社仰光19日电】缅甸总理吴努今天说，解决同中国的边界问题是他的政府在外交关系方面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另一个吴努称为“令人惊惶的”问题是在边境地区一直在发生的“无情的和恶劣的”移民出入问题。吴努总理是在纪念昂山将军遇刺十周年的群众纪念大会上讲话。

吴努继续说：“根据跟中国政府取得的临时协议，缅甸同意让出缅甸东北部的三个村庄，以换取正确划定争执中的境界线。缅甸和中国政府仍旧必须拟订最后解决的细节。在最近几星期中，缅甸移民当局在中国缅甸边境地区和巴基斯坦—缅甸边境地区逮捕了许多非法入境的移民。”

在早些时候，吴努总理谴责暴力和在缅甸国内政治中“崇拜大炮”。他说，在全国范围内作乱的骨干力量已经粉碎，但是他接着说：“在某些不容易达到的地区，叛乱分子仍旧在贻害人民。”

吴努总理说，由于这些破坏活动，国家不可能进行它的建国计划。

尼赫魯对国大党議會党团报告欧洲之行 并認為中国是按照本国情况应用馬克思主义的

【法新社新德里19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对国大党议会党团报告他欧洲之行的时候说：“冷战在持续，虽然裁军会谈在继续进行”。

尼赫鲁谈到苏联最近的事态，他说：“这些事态表明苏联人民的活力，他们在考虑和制订将来的计划；四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紧张地生活，人们不能总是按这种步调在世界上生活下去。俄国为它在这个世界的生存付出了重大代价。”

总理说：“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是不对的。他们全用中国方式思考和阅读，如果他们读马克思的著作，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读的。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他们以典型的中国方式成长。他们没有抄袭苏联，即使他们多少受了苏联的影响。”

据说尼赫鲁说，中东局势仍然困难。他又说：“对于中东国家来说，巴格达条约是试图败坏这些国家的一个尝试。”

尼赫鲁宣称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是叙利亚和埃及，他说，尽管外国进行了宣传，埃及总统纳赛尔享有众望，并且在这些国家中有重大影响。尼赫鲁说：“纳赛尔是一个伟大的、有才智的人，正直、有眼光，他勇敢地处理问题，虽然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对。”

尼赫鲁又说，美国每年培养出五万技术人员，而苏联每年培养出七万五千名技术人员，它们彼此吸收对方取得的技术进步。

美議員不贊成对美記者来华加以限制

【美联社华盛顿19日电】国务卿杜勒斯答应可以准许“数目有限”的美国记者到红色中国去访问一个时期作为试验的事情，星期五在国会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成。

曼斯菲尔德参议员把这叫做“纸幕的第一个裂口”，并且说这“比美国报纸对红色中国一点报导都没有要好些”。他称赞杜勒斯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星期四接到这个建议的新闻界代表则不愿意接受其中的限制。曼斯菲尔德表示，他希望这些限制将“宽大得足以保证对所有各种合法的新闻机构都很公允。”

但是，在一次单独的谈话中，参议员约瑟夫·奥马洪尼反对由国务院决定“谁可以报道，谁不可以报道”这种意见。他说：“根据新闻自由制度，政府官员不可以说那一部分报纸可以报道任何地方的新闻。”

参议员乔治·埃肯在另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党中国政府或者国务院都不应当“任意挑选想要访问共产党中国的记者”。

掌握护照的国务院现在禁止一切美国人去美国所不承认的共产党中国。

杜勒斯星期四在同美国新闻组织的五位代表商谈的时候建议对他提出的数目有限的记者前去访问的计划进行六个月的试验。但是他们不同意他把数目限为十二个或十五个新闻记者这种意见。结果决定首先要弄清楚究竟有多少记者真正有意前去。

埃肯对一个记者说，如果共产党中国官员并不坚持规定哪些美国记者可以进入大陆，国务院就不应该限制他们的人数。他说，他喜欢杜勒斯所提出的试行六个月以考验中国人邀请的诚意的主张，他还说，“这样，我们的记者将会有机会弄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他们旅行和报道。”

曼斯菲尔德说，他希望新闻机构将“决定接受”杜勒斯提出的“建议。”他接着说：“我希望，在已经获得的结果的基础上，记者的人数能

够有所增加。杜勒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主动；即使人数和期限都有限制，这个建议还是向前进了一步，即使说这只是一时暂时解决办法也好。”

美官員說駐朝美軍現代化后将削減給南朝鮮的援助

【合众社华盛顿19日电】美国官员们说，在驻朝鲜的美国两师部队由于使用最新式武器而现代化以后，南朝鲜部队应该可以减少。

他们认为，由于在朝鲜有了两师原子时代部队，美国在本财政年度内对朝鲜武装部队的美国军事援助预算将有所节减，但是他们拒绝说将减去多少。他们希望美国驻朝鲜军事援助顾问团同朝鲜武装部队领袖们之间能够进行友好的谈判，讨论朝鲜部队应该削减多少的问题。按美国已经决定裁减自己的部队。

他们说，没有必要派任何高级朝鲜官员到这里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美国驻朝鲜的军官是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的。

朝鲜大使梁裕燦对合众社记者说，他听说由于美国驻朝鲜的两个师现代化，美国可能削减它给予朝鲜武装部队的军事援助。但是，他说，除非知道了军事援助要削减多少，否则，不能决定朝鲜政府可以采取何种行动。他说，他已经向这里的高级官员们提出警告说，必须先用最新式的武器把南朝鲜部队武装起来，然后才可以考虑予以裁减。他说，南朝鲜现役的武装部队有五万六千五百人（？），另外还有十个后备师。

路透社記者說我已同意英貿易代表团来华 英各企業要求派代表来华的申請已有一百多份

【路透社北京19日电】（记者：漆德卫）一位官方发言人今天在这里说，中国贸易部长叶季壮先生同意英国贸易代表团到中国来。

这位发言人说，贸易部长在和前英国驻中国代办欧念儒先生会谈时同意这次访问。欧念儒先生在上个月在任期届满时离开中国。

这位发言人还说，有一个中国技术代表团要访问英国。又没有提到日期。

【合众社伦敦19日电】英国贸易界权威人士今天说，英中贸易委员会已经收到各英国商业企业的申请达一百余份，希望能派代表到共产党中国去。英中贸易委员会昨天宣布说，已经就今年下半年互派贸易代表团一事同赤色中国达成了协议；宣布以后就收到了这些申请。

中国已被邀请自9月起派一个或几个技术代表团到英国来。这些权威人士说，双方一致认为时间上再早是不适宜的，因为许多工厂夏季要停工几个月。这些人士说，虽然赤色中国也许已经准备先接待英国代表团的访问，但是“在我们看来，假如在我们访问他们以前先让中国人有机会到这里来，以便亲眼看一看我们可以卖给他们什么货物，这对我们最有好处。”

这些人士说，希望中国人到英国来过之后，要访问北平的英国商人可以因此减少一些。他们说：“英中贸易委员会现在手中至少已经有一百份申请，这就需要派遣三、四个代表团到中国去，时间也要比较长；因此假如有什么办法有可能削减这个数目，那我们是无任欢迎的。”

他们说，第一个英国代表团的组成和启程时间，要到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之后才能做出安排，时间恐怕不会早于今年10月。

【法新社伦敦19日电】这里今天获悉，凡是要到共产党中国去的英国工商界人士向伦敦中国共产党代办处领事科申请后，可以领到到共产党中国去的旅行签证。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北京政府第一次采取这类步骤。

这里认为，这个行动是英国政府最近决定取消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中某些限制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英国工商界人士只有在作为一个团体或是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时才由北京当局发给签证。如果他们要以个人身份前往，他们必须得到中国商业团体请他们去讨论某一具体交易的邀请。

美海軍从日本放出一枚气球飞向我国

【国际新闻社东京19日电】美国海军从日本放的一枚气象气球今天在变化无常的气流中打了一个大旋转后朝共产党中国方向飞去了。

海军说，这个气球“昨天下午突然改变方向，朝共产党中国方向飞去了”。这个气球是目前一系列收集太平洋上空气象资料的气球中第五个气球。

消息说，最后听到这个气球发出信号是在今天上午八点钟，那时它大概在台湾海峡对面的共产党大陆上的福州以东约三百五十英里的地方。

海军说，气球上“只有没有害处的播送气候的装备”，这些装备包括播送气候情报的无线电、气象仪器、电池、控制和安全装置，以及四百磅压重的铁粉囊。

这个气球在完全装满时，共重六百七十五磅。

这些海军气象气球是由日本南部岩国的美国海军航空站的“越洋探测组”放的。

这个气球是在星期三下午七点二十七分放出的，它在今天上午八点消失以前一直在发气象信号。

越洋探测组的一位发言人说，再也没有听到从这个气球发出的信号了。

去年从日本放的类似的气象气球常常越过辽阔的太平洋，最后落到美国。一位海军发言人说，去年放的气球也有好几个转了方向，在共产党的领土上破灭了。

英“每日电讯报”发表一读者来信 认为英国不应忽视我已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专栏“致编者的信”7月17日以“亚洲的局势发展；中国的命运”为题，发表读者来信如下：
编辑先生：

我在远东住了十二年回到英国之后，看到这里对于世界那部分地区的情况发展不感兴趣，对于它们在地球上的重要性显然未加注意，这使我感到惊奇。

当然，我主要是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出现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谈到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说，有人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漠不关心——我听见人家一再讲“嗯，你知道，中国离开这里相当远呢。”好像距离能够阻碍到时代的政治大变动似的。甚至我在这个可爱国土上所见到的有关小集团似乎自己就在进行相当尖刻的争论，常常党派偏见采取顽强的辩护态度，以致他们似乎很少有时间冷静地研究亚洲的事态发展。我常常担心，没有人想这样做。我的意图不是鼓动暴乱，在地个地方创造影响，即使我说：在几年之内，中国仍然坚固地同苏联结成联盟，将对亚洲大部分地区实行有效的控制。我很希望促使一些读者考虑世界权力的中心逐渐转向亚洲的情况。

现在看来中国距英国很远。也许不久英国就距中国不太远了。

弗兰克·罗伯逊谨上

伦敦西一区。

美记者维根德承认我日益强大但又对我进行诬蔑

【中央社纽约16日电】自命为执美国驻外记者牛耳的卡耳·冯·维根德要西方世界警惕北平对欧洲的威胁，并且把毛泽东叫作“现代的成吉思汗”。

冯·维根德在从日内瓦发给赫斯特系报纸的电讯中写道：“新‘黄祸’的不太暗淡的阴影正在使一些有头脑的观察家、某些政治领袖和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不安，如果不是感到惊慌的话。”

冯·维根德间接地反对杜勒斯的“就要消逝的局面”的说法，他说：“从人力的潜力方面来看，红色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了成为亚洲的主人的道路。”维根德问道：“它肯就此停止吗？”

维根德认为：“自从成吉思汗的时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向欧洲扩展……这是通过世界上（从人数上说来）最大的国家的首领和领袖毛泽东的在政治上不吉利的来到华沙的举动而进行的。”

维根德一面把毛的“侵入”欧洲的行动描述为“和平的意识形态的使命”，一面也很重视北平的巨大的人力。他说：“由于较近的将来的中国在理论上能够很容易地召集一支五千万人的大军来从事战争，那些小心的军人们自然就比较政治家们更多地对红色中国的崛起和它向欧洲的‘扩展’，加以考虑了。”

英人摩里斯希望来我国重新出版“字林西报”

【美联社英属哥伦比亚维多利亚14日电】一位年青的英国人不久将动身去共产党中国，他希望在那里重新出版他祖父在1845年在上海创办的一家报纸。这家报纸——“字林西报”的风格是仿效伦敦“泰晤士报”，用英文和中文出版，于1951年共产党政府接管上海时停刊。

戈登·摩里斯，二十四岁，他和两个兄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堂兄弟共有这三百万美元的出版产业，他这一事业将由另一位英国人，二十五岁的迈克尔·罗斯威尔共同从事。

摩里斯说，他认为共产党政府会准许他们重新开办这家报纸和自由地出版。

报纸是由于当时的发行人、他的父亲拒绝只登载政府发的消息而停刊的。

摩里斯说：“英国政府既然承认了红色中国，人民政府就没有没收这笔财产。”然而，它对这幢只有一百万美元租金价值的二十二层楼建筑却征收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财产税。

摩里斯说，出版公司仍有足够的资金来补贴报纸复刊头五年中意料中的赤字。

一批流窜缅甸的蒋军向缅军缴械

【新华社仰光17日电】据英文的“民族报”说，由于生活困苦和食物和供应困难，从6月18日到7月9日之间缅甸的国民党残余有二十八个国民党士兵和六个妇女在掸邦的景栋向缅甸军队缴械。这些武器中包括卡宾枪、美国制的和中国制的步枪、手枪、左轮手枪、手榴弹和弹药。

“民族报”指出，缅甸军队已经允许发表这个消息，它并且希望这能鼓励更多的国民党落伍兵步其后尘。

日本即将发表阐明外交政策的白皮书

【国际新闻社东京14日电】外务省今天证实了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发表关于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白皮书”的消息。

外务省的人士说，“白皮书”将强调指出对联合国的“非常尊敬”和在促进经济外交的同时同自由世界的“密切合作”。

有影响的“读卖新闻”13日说，对联合国的“非常尊敬”意味着日本将在这个世界组织帮助实现裁军，包括禁止核武器。这家报纸又说，这还意味着日本愿意承担世界组织的责任，如果它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的话。

“读卖新闻”指出，白皮书将认为国际局势是朝着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局势的方向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减少，虽然共产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

“读卖新闻”又说，关于清洗反赫鲁晓夫集团的问题，政府认为这是对执行俄国的和平攻势“有利的”。

这家报纸又说，白皮书还要着重指出下述各点：要尽早设立美国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委员会来处理两国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推行设立东南亚发展基金的计划，要求预料会参加这个基金的美和亚洲国家发表它们的意见。将要忠实地执行对菲律宾和缅甸的赔偿，并且还要努力同印度尼西亚签订一项赔偿协定。恢复同韩国的谈判，以便早日同那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将要放宽到同英国所决定的水平，已经获得了美国对这个政策的认可。

“泰晤士报”评尼泊尔政局

【路透社伦敦18日电】“泰晤士报”今天认为尼泊尔的政局潜藏着危险。这家独立的日报说，“我们在尼泊尔可以最好地看到二十世纪带给缓冲国家的烦恼。”

“泰晤士报”又说，“在一个直到1950年还生活在拉纳寡头政治制度下的国家里，马亨德拉国王的任务是困难的。自那时以来，没有哪届内阁曾给这个国家带来过稳定。而经常地实行着国王的个人统治。困难的是，虽然印度和中国这些邻国可能急于保持和平并且避免互相得罪，但是政治家们仍然趋向于赞助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首相阿查里雅直到几天之前还是北京的非常感兴趣的访客。他的尚未就职的继承人辛格博士虽然尝到过在中国三年流亡生活的滋味，但是绝不会倾向那一边。虽然阿富汗的中立主义促使国王前往莫斯科旅行，但是辛格博士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尼泊尔应该鼓励它和北京或是莫斯科的关系。或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希望组织一个联合内阁的原因，因为在其他政界人士中最近的倾向是离开德里。”

傅法外交部派密使

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接触

【合众社巴黎19日电】今天有消息说，法国外交部的一位密使上个星期在突尼斯秘密地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领袖们进行了会商，试探举行谈判以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法国外交部技术顾问让-伊夫·戈乌-布里索尼埃名义上是出席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的法国观察员。但是三家法国报纸报道——并据政府的一位权威人士证实——他会见了这个叛乱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

但是，这位政府发言人否认这样的消息：曾经专门派遣戈乌去会见叛乱的领袖。他说，戈乌“受权”不拒绝和他们接触。这位政府人士说，戈乌已向外交部比诺作了报告，比诺则向总理布歇-莫努里作了报告。

虽然民族解放阵线的发言人屡次宣布，他们不会和法国谈判，据说在突尼斯的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们，已经给戈乌一个满意的答复。

据估计，他们提议在马德里或里斯本举行高级会谈，据同一消息说，戈乌则建议在瑞士或意大利举行。

美国外交使节大调动告一结束

大多数换成了政界人士和工商业家

【美联社华盛顿18日电】艾森豪威尔政府现在已经完成了大规模调动外交官员的工作。这批调动中包括过去六个月中31个新大使的任命。数以百计的较低级的外交官员也调动了，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任期开始时所进行的世界范围内调动的一部份。

经过这次调动，仅有五个职业外交家在西欧担任大使，这是外交界空前低微的数字。可是留下担任大使的职业外交家的总数和艾森豪威尔第一任期时差不多，有许多人被任命在远东和拉丁美洲。

政界人士被任命为大使的共有十一人，其中包括驻在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几个西欧国家的大使。

美国在海外共有七十八个外交使馆，其中三分之一现在由非职业外交家领导，这些人大多数是前共和党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工商业家。两个民主党人担任了高级外交工作。他们是驻西德大使戴维·布鲁斯和前红十字会主席，现任驻印度大使班克。

国务院官员说：调动现在可以说是结束了，只有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的职位是空的，因为美国和匈牙利共产党傀儡政权之间存在分歧。他们说：除了驻俄国和日本大使馆以外海外的主要大使馆都是由政界人士担任领导的。外交人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第二受命担任驻日本大使，职业外交家路埃林·汤普森现在是驻俄国的使节。

在西欧，现在只有美国驻卢森堡、葡萄牙、挪威、希腊和奥地利的外交使馆是由职业外交家领导的。瑞士和荷兰的使馆过去由职业外交家领导，现在也是由政界人士领导了。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克拉乌丁

論佛朗哥独裁統治的危机

【本刊讯】法国“新民主”月刊今年4月号刊登了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费尔南多·克拉乌丁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德里的危机”。摘要如下：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它的3月2日的声明中这样概述了2月22日爆发的西班牙政府危机的重大意义：“这不仅是政府的危机，而且也是佛朗哥将军的独裁政权的危机。”

这里值得指出，某些有影响的国际资产阶级报纸实质上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保守派的报纸“每日邮报”公开说：“佛朗哥已是日暮途穷。他要是聪明点的话，就该赶快下台，免得遭凶手的枪弹……但他要走就得赶快。”按照“世界报”的说法，“如果不希望产生更尖锐的社会危机的话，就应当使新经济政策收到成效，并使物质状况得到改善。”另一天，“世界报”在评论政府声明时发表意见说，这样的“成果”不会有。类似的评论在英国、法国以及美国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中都能找到。

这些评论一般都强调指出了严重的经济情况。“世界报”认为，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情况特别糟糕等等。情况的恶化将决定“政权的前途”。这一判断虽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正确的地方，却是片面的。它没有考虑到这个决定性的因素：由劳动人民领导的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存在，这个运动不仅提出了经济的要求，而且要求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这个全国性的要求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民主。这个要求是这样的明显，大家又这样地一致提出，以致西班牙的报纸不得不明确地承认这个要求。

在危机时期，官方工会的报纸“人民报”发表社论说：“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了，因为西班牙人广泛地表现出要求民主化的愿望。必须要使西班牙的生活民主化！”

问题不仅在于西班牙人的情绪，而且在于西班牙群众在大街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最近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和其他大学城发生的大学生示威游行中，“自由”一词成了主要的口号。

1月和2月先后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发生的抵制交通工具的盛大人民示威是真正的全民政治投票。在散发给居民的秘密传单中，公开提出了取消专政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口号。

正是由于这个包括了各个阶级和各种社会地位、不同政见的绝大多数西班牙人的壮大的全国运动，政府在2月垮台了。而新的政府又再碰上这个运动。

共产党的决议说：“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的不同点是：这个政府比较薄弱，政府的基础也更加狭窄。”为什么这样薄弱呢？基本原因就是：政府危机是全国人民反对独裁的结果。

同时，新的政府并不想采取任何民主措施，而是打算继续实行会带来一切不良后果的独裁。

除了这个基本原因之外，还有其他次要的、同它有关系的原因。

新的部长大多数不如上届政府的部长有才能。至于像前外交部长阿塔霍、前公共工程部长瓦尔耶兰诺和陆军部长格兰德斯将军，很难说，他们是由于不够忠心而被佛朗哥解除职务，还是自己离开佛朗哥，以便在目前的新情况下能有更好的条件进行政治活动。

毫无疑问，卑躬屈节地凑在自己领袖周围的新政府，丧失了它在国内本来就不多的威信。可以说，新政府是在“极其孤立”的情况下成立的。全国要求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呼声如此强烈，以致使新的佛朗哥政府最关心的是造成“某种新的”印象。比如，大家知道对佛朗哥的某些政策表示不同意见的有影响的天主教人士马丁·阿塔霍拒绝担任驻梵蒂冈大使的职务（给他这个职务是想要安抚他，同时把他调出国去），他打算积极领导天主教民主力量，狂热地准备迎接独裁制度被推翻后的新局面。

佛朗哥还想安抚蒙诺斯·格兰德斯将军，任命他担任军区司令的荣誉职务，但是格兰德斯在把他的职权移交给新任陆军部长的时候，不愿意提到佛朗哥的名字。新任部长巴索将军本来要强调“陆军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佛朗哥”。但是，在危机发生前的几个星期，主要军区的领导人着重声明他们支持格兰德斯将军，大家都认为这是陆军领导人不满的表现。

这些人士中的保皇派情绪是很明显的，但是在下级指挥人员中，反对派就表现得更加坚决，几个月来到处传播的爱国行动军事委员会的宣言就表明了这一点。

至于谈到长枪党，它本来已经很薄弱的影响，又遭受了一个打击：在一年前领导加强长枪党在国内地位的运动的阿雷塞被免除部长和长枪党总书记的职务，被调到次要的部。他的工作由一向领导工会的索利斯·鲁伊斯接替。这样做是为了使工人阶级产生幻想，以为他们的问题将受到较大的重视。但是，实际上，那些以为索利斯的影响超出他那一流工会领导人的范围以外的人才是痴心妄想呢！

根据可靠消息，新任内政部长维加正在筹划对各省省长来一次大调动。这以后，担任省长的长枪党人将被免除这一重要职务。省长的职位将与各省长枪党领导人的职位分开，到现在为止这两者是二而一的。经过这一番改变，长枪党的省领导人被剥夺基本职权，差不多失去全部实际作用，因为这个“唯一的党”的影响现在等于零。

这一点长枪党人自己也承认。在马德里人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反对专政的那一天，长枪党的中央机关报“阿里巴报”2月8日刊载了一篇文章，标题非常动听：“我们的人很少，可以像议论死人一样地议论我们”。文章说道：“我们应满足我们亲友的不健康的好奇心，打消他们的恐惧，向他们讲明，我们的重要性很小，我们的能力微不足道，我们人数少得可怜，我们没有影响力。我们几乎不是派别，我们很早就不是一个政党了。”这项声明至少也有它值得赞扬之处，因为道出了真实情况。

佛朗哥及其党徒为了挽救自身，就把长枪党拉出来当替罪羊，把十八年法西斯专政的一切悲惨后果都推到它身上。但是，这种在消除政府危机的决定中玩弄的花招，是永远欺骗不了人的。全体西班牙人都知道，把佛朗哥赶下台才是真正改革的第一步。这个独裁者牺牲长枪党，结果却只落得遭到长枪党其他人的反对。他们今天在维护目前的政权方面不能起什么重要的作用，却可能成为促使这个政权最后瓦解和消灭的因素。

在新政府组成以后，不但不能克服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反而使矛盾加剧和尖锐化，使独裁制度更加削弱，更加不稳固。全国强烈地，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深刻改革，以致佛朗哥的新政府不得不像大家所说那样，竭尽全力以求造成“一种新气象”，令人觉得它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创者，将首先解决经济问题。

政府在宣言中一方面提到新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大事许愿，支持反对派的要求。

但是，这个宣言反映了诺言和政府准备执行的实际政策之间的矛盾。不可能一方面给对外贸易很大的自由，缩减非生产开支，实行税制改革使税收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加公平，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而另一方面又拨出新的军费把军队变成“西方防御的王牌”，并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强对美国的依赖。这是开玩笑，全国都很清楚这一点。

正如共产党在声明中所强调指出的，着重独裁政权的军国主义和亲美方针是新政府宣布的政策的基本特点之一，这对国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佛朗哥发觉他的基础在动摇了，因此企图以把西班牙完全变为北大西洋集团的基地为条件，换取对西班牙人民实行外来干涉的保证，其中也包括武装干涉。

佛朗哥奸党的新政府碰上了许多很不妙的情況：经济状况恶化，过去作为独裁基础的那些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反对派加强，最主要还是工人、农民、大学生和中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一天比一天更加感到自己的力量，感到有可能消灭独裁和建立民主。

政府最害怕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在这个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共产党要求成立民主政府

共产党政治局在2月9日的声明中，分析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人民游行示威的意义，并且强调示威的同心协力特点，指出完全有可能建立得到共产党支持的自由色彩的过渡时期政府。声明还指出了通过全民性的群众游行示威和平消灭独裁的途径。不管看来多么奇怪，这个声明受到西班牙所有报纸广泛评论，显然这是根据政府指令做的。报纸还一字不差地转载了这个声明的摘要。这意味着什么呢？

无疑地，这是要利用共产主义来恐吓那些保守和自由主义人士。但是结局可能不会像佛朗哥策略家所希望的那样。十八年来，共产主义无时无刻不被人利用为恐吓工具，使得它已经大大地失去了“吓唬人的特性”，自从共产党领导了争取和平解决政治问题的斗争以来尤其如是。共产党所采取的解决以西班牙人在民主制度内的全国和睦为基础，而结束半个世纪的内战，外国干涉，盲目信仰和偏执。

政府转载了共产党政治局的声明要点，就等于让我们有机会宣传建立过渡时期开明政府的主张及办法，这是十八年来我党任何一条口号都没有得到过的机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低估那种阻碍反佛朗哥力量团结起来的努力和计谋。

在这种力量的领导中，特别是在流亡国外的共和党和社会党等党派内，有一些人还是害怕人民，抱着一个党的狭隘打算，而把国家总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他们梦想抛开共产党人整顿现今的局面。但是现实的局势将逐渐表明，这种方针是没有稳固基础的，主张这种方针的人可能会搬了砖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党依靠群众运动尽一切可能抵制这种反抗，并在3月的声明里重申“一切反佛朗哥的左右倾力量必须求得一致，并筹划广泛的和平性质的全民大示威，显示绝大多数的西班牙人反对独裁的坚定立场和他们为人民自由表示意志扫除障碍的愿望。”

西方通訊社評阿保南苏四国党的領袖会见

法新社說这是南斯拉夫同东欧国家关系稳定化的开端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19日电】苏南关系正趋向正常化，几乎可以肯定：被南斯拉夫报纸认为开诚布公的赫鲁晓夫和卡德尔、兰科维奇的会谈，将是南斯拉夫不仅同苏联而且同一切卫星国家关系稳定化的开端。

贝尔格莱德人士对南斯拉夫的两名副总理曾经会见了霍查和日夫科夫一事并不是不感到一些惊讶的。

今晨南斯拉夫各报虽然大量地刊载了莫斯科会谈的新闻，但是没有能刊载塔斯社关于流露出极其友好的情绪的会谈的报道。不管怎样，贝尔格莱德人士对昨天会谈感到欣喜，认为它标志着趋向于南斯拉夫和共产主义世界东欧部分之间的争吵的一个阶段。人们乘此机会表示这种良好的发展主要是由于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努力的结果。然而，人们也强调指出莫斯科的会谈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分歧的因素，还要作出一些努力，才能使得在理论上常常非常对立的见解趋于一致。不过有一件事是完全肯定的：南斯拉夫将会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美联社纽约19日电】美联社外国新闻分析员惠特尼写道：莫斯科郊外的郊宴显然是赫鲁晓夫为了建立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卫星政权同南斯拉夫铁托总统之间更加友好的关系而作的一种努力。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首脑霍查和铁托之间的关系特别恶劣。

这种感情不好的情况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纠纷的一个根源。铁托过去似乎认为，苏联领袖（或者其中的某些人）在教唆霍查攻击南斯拉夫。

因此，当赫鲁晓夫再次努力制订一项苏联和南斯拉夫合作的计划时，他安排一次社交活动，让铁托的高级助手兰科维奇和卡德尔同霍查会晤，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保加利亚共产党首脑日夫科夫的参加也是有意义的。虽然保加利亚共产党为了弥补同铁托的关系而作的努力比霍查大得多，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还是互无感情的。

【合众社莫斯科19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赫鲁晓夫突然在昨晚同南、阿、保的领袖们举行的会议，目的是要使苏联集团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更加紧密。

赫鲁晓夫昨天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里同以兰科维奇和卡德尔为首的南斯拉夫高级代表团举行了讨论。不久以后他同保加利亚党领袖日夫科夫和阿尔巴尼亚党首脑霍查举行了会谈。

消息灵通人士说，会议是分别举行的，因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人之间意见有分歧，但是这些人士一致认为，两次会议都是谈加强南斯拉夫和它的东部邻国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消息灵通人士说，昨天同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会谈的内容是大不相同的。赫鲁晓夫同保加利亚人讨论的问题中包括根据马林科夫集团被驱逐的事而有关党的团结问题，但是对南斯拉夫人却仍然必须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这种行动是必要的。

据塔斯社报道，两个西方代表团——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现在已经在莫斯科，预料他们不久将会见赫鲁晓夫。

西方观察家们指出，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共产党代表团都曾到这里来听取苏联官员们关于非斯大林化和防止个人崇拜的指示。

观察家们指出，在马林科夫被撵走以后，可望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朝拜者到这里来。他们说，苏联现在使外国的共产党随时充分知道它的决定。

【路透社伦敦19日电】这里通常消息灵通人士今天都在猜测，卡德尔和兰科维奇是否是由于俄国人的“推动”而于昨天在莫斯科附近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们举行了会谈。

赫鲁晓夫在公开演说中并不讳言他希望使南斯拉夫参加共产主义大家庭。但是他没有透露，他将作出安排，让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同保加利亚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和阿尔巴尼亚党第一书记霍查举行会谈，从而使他的努力具有巴尔干团结的色彩。

但是由于南斯拉夫的政策主张改善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南斯拉夫领袖们很难拒绝他们的东道主为这次会谈所作的安排。但是人们怀疑，他们是否愿意就在现在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党的首脑举行会谈。

日夫科夫夫人过去就曾经公开批评南斯拉夫的农业政策。霍查同铁托总统的个人关系不好，他在过去几年中一向是站在反对南斯拉夫的论战中的最前列。

如果这个猜测是对的，那么赫鲁晓夫就是第二次“推动”南斯拉夫人进行一次不受欢迎的会面。去年9月，当铁托总统和兰科维奇在克里米亚的时候，赫鲁晓夫出乎意外地带来了当时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大林分子格罗·埃诺，南斯拉夫人是不愿意同他会晤的。

烏布利希建議精簡国家机构

【路透社柏林19日电】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已建议改组国家机构，以简化政府工作和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

“新德意志报”今天刊载了乌布利希一周以前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占两页篇幅的演说。

乌布利希说，“国家机构在目前时期已经发展到有可能把部长会议（政府）、它的主席团及各部的职能集中在基本问题的决定以及对执行这些决定的监督上的阶段。”

他建议，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近成立的经济委员会合并。解散劳动部，把它的工作分给其他各部。一个负责劳动事务的政府委员会应该调整这项工作。这样十分之九的劳动部官员就可以到工厂去工作。

目前有六百名工作人员的建设部将把关于房屋建设的所有职责交给专区政府。

为了保证解职的各部工作人员真正参加生产，而不是到其他中央机关去，乌布利希建议完全停止招收国家工作人员。乌布利希说，最近从东柏林调往各省去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只有一小部分已经去了，并且在那里安置下来。

合众社歪曲苏工业改组中产生了新困难

【合众社莫斯科18日电】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调到新的职位上去，这就使素来只知道听从莫斯科方面的命令的人们负上了新的责任。

是否要增加个别工厂的权力呢，是否要由莫斯科方面来干预各地方的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呢，如何缩减官僚机构呢——这就是主要的问题。

苏联的制定计划的人们正在发现，苏联经济的分散化是一个极繁重的任务。事实上，他们已经大大修改了他们本来的计划，要想达到5月间最高苏维埃所通过的政策的首要目标，可以说是很困难。

本来的目标要通过减少人数众多的职员并且减少苏联工业中的官派作法的方法来提高苏联的生产。现在看来官僚机构仍将是庞大的。

根据改组计划，应该在全国各地成立经济委员会，代替目前已经撤销的在中央管理经济和建设的二十五个部。

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苏联的二十万个工厂中的最重要的一些工厂。

制定计划的人们显然是想要成立四十到五十个经济委员会的。现在总数已经两倍于本来的估计，经济委员会的数目已经四倍于原来管理工业和建设的部的数目。

这些委员会大多数都要有两三千或更多的人员。人员大部分都是由已经撤销的各部的工作人员充任，他们中间有些人调到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林业工作人员调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这地方十分偏僻，而且也十分原始，不像莫斯科那样地位适中，那样具有物质生活和文娱活动的便利。估计有八十四万莫斯科人必须离开首都到外地去担任新职。

对苏联经济有研究的外国人士认为，如果要消灭官派作法和效率低的现象，那就必须增加各个工厂经理的权力。另一方面，苏联报纸上又有一些东西表明，工厂的厂长们不大愿意在不征求上级意见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工厂里进行改革。

北冰洋海岸上的各工厂过去一直依靠西伯利亚中部的城市新西伯利亚来供应原料，而这种原料本来是可以从附近的地方获得的。这样的漫长而不合理的供应线，经济委员会不久就要予以废除。

各经济委员会为自己所管辖的工厂制订生产和供应计划，设法利用本地区的制成品和资源，不必到遥远的地方去购买它所需要的货物。

当个别的计划都提到中央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来加以研究、修改和批准的时候，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就要面临极其困难的任务。外国的经济专家认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必须经常深入地干预各地方的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要判断这种改组对于苏联工业生产的影响，现在还未免太早。到今年年底才能看出端倪。

日警方說日共將改变斗争方針

【合众社东京19日电】日本共产党已经要求激烈改变它的政策，以使用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暴力策略来进行革命。

警方说，党的一项修正过的纲领草案要求这种“划时代的”改变，这项草案将向定于今年秋天举行的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司法机关最近得到的一份草案是一份共有四十页的印刷品，据信这项草案是一个以宫本显治为首的十二人特别委员会起草的，这个委员会是在去年11月举行的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这项新纲领的特点是猛烈背弃1950年10月通过的现行纲领，现行的纲领在理论上支持了所谓“莫洛托夫鸡尾酒”斗争。

这个党在过去几年中在日本失去了相当大的影响，现在在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以“极端左倾”政策来达到它的革命目标。

日本当局认为，日本共产党人正在努力在党未来的方针方面作出“划时代的重要改变”，以适应“在去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变更。

草案在概述党的基本方针的时候要求进行不流血的革命。草案说，这可以通过国会以和平方式来做，虽然共产党人在这个国家立法机关中的力量是非常弱的。但是，草案警告说，如果“反动”势力使用手段阻挠人民斗争的和平进展，就必须采取步骤来对付这种行为。

纲领指责美“帝国主义者”使日本统治阶级处于从属于他们的地位，“企图把日本变成成为亚洲的一个反苏反共的前沿基地”。

西方通訊社評阿保南苏四国党的領袖会见

法新社說这是南斯拉夫同东欧国家关系稳定化的开端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19日电】苏南关系正趋向正常化，几乎可以肯定：被南斯拉夫报纸认为开诚布公的赫鲁晓夫和卡德尔、兰科维奇的会谈，将是南斯拉夫不仅同苏联而且同一切卫星国家关系稳定化的开端。

贝尔格莱德人士对南斯拉夫的两名副总理曾经会见了霍查和日夫科夫一事并不是不感到一些惊讶的。

今晨南斯拉夫各报虽然大量地刊载了莫斯科会谈的新闻，但是没有能刊载塔斯社关于流露出极其友好的情绪的会谈的报道。不管怎样，贝尔格莱德人士对昨天会谈感到欣喜，认为它标志着趋向于南斯拉夫和共产主义世界东欧部分之间的争吵的一个阶段。人们乘此机会表示这种良好的发展主要是由于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努力的结果。然而，人们也强调指出莫斯科的会谈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分歧的因素，还要作出一些努力，才能使得在理论上常常非常对立的见解趋于一致。不过有一件事是完全肯定的：南斯拉夫将会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美联社纽约19日电】美联社外国新闻分析员惠特尼写道：莫斯科郊外的郊宴显然是赫鲁晓夫为了建立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卫星政权同南斯拉夫铁托总统之间更加友好的关系而作的一种努力。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首脑霍查和铁托之间的关系特别恶劣。

这种感情不好的情况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纠纷的一个根源。铁托过去似乎认为，苏联领袖（或者其中的某些人）在教唆霍查攻击南斯拉夫。

因此，当赫鲁晓夫再次努力制订一项苏联和南斯拉夫合作的计划时，他安排一次社交活动，让铁托的高级助手兰科维奇和卡德尔同霍查会晤，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保加利亚共产党首脑日夫科夫的参加也是有意义的。虽然保加利亚共产党为了弥补同铁托的关系而作的努力比霍查大得多，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还是互无感情的。

【合众社莫斯科19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赫鲁晓夫突然在昨晚同南、阿、保的领袖们举行的会议，目的是要使苏联集团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更加紧密。

赫鲁晓夫昨天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里同以兰科维奇和卡德尔为首的南斯拉夫高级代表团举行了讨论。不久以后他同保加利亚党领袖日夫科夫和阿尔巴尼亚党首脑霍查举行了会谈。

消息灵通人士说，会议是分别举行的，因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人之间意见有分歧，但是这些人士一致认为，两次会议都是谈加强南斯拉夫和它的东部邻国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消息灵通人士说，昨天同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会谈的内容是大不相同的。赫鲁晓夫同保加利亚人讨论的问题中包括根据马林科夫集团被驱逐的事而有关党的团结问题，但是对南斯拉夫人却仍然必须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这种行动是必要的。

据塔斯社报道，两个西方代表团——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现在已经在莫斯科，预料他们不久将会见赫鲁晓夫。

西方观察家们指出，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共产党代表团都曾到这里来听取苏联官员们关于非斯大林化和防止个人崇拜的指示。

观察家们指出，在马林科夫被撵走以后，可望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朝拜者到这里来。他们说，苏联现在使外国的共产党随时充分知道它的决定。

【路透社伦敦19日电】这里通常消息灵通人士今天都在猜测，卡德尔和兰科维奇是否是由于俄国人的“推动”而于昨天在莫斯科附近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们举行了会谈。

赫鲁晓夫在公开演说中并不讳言他希望使南斯拉夫参加共产主义大家庭。但是他没有透露，他将作出安排，让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同保加利亚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和阿尔巴尼亚党第一书记霍查举行会谈，从而使他的努力具有巴尔干团结的色彩。

但是由于南斯拉夫的政策主张改善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南斯拉夫领袖们很难拒绝他们的东道主为这次会谈所作的安排。但是人们怀疑，他们是否愿意就在现在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党的首脑举行会谈。

日夫科夫夫人过去就曾经公开批评南斯拉夫的农业政策。霍查同铁托总统的个人关系不好，他在过去几年中一向是站在反对南斯拉夫的论战中的最前列。

如果这个猜测是对的，那么赫鲁晓夫就是第二次“推动”南斯拉夫人进行一次不受欢迎的会面。去年9月，当铁托总统和兰科维奇在克里米亚的时候，赫鲁晓夫出乎意外地带来了当时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大林分子格罗·埃诺，南斯拉夫人是不愿意同他会晤的。

烏布利希建議精簡国家机构

【路透社柏林19日电】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已建议改组国家机构，以简化政府工作和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

“新德意志报”今天刊载了乌布利希一周以前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占两页篇幅的演说。

乌布利希说，“国家机构在目前时期已经发展到有可能把部长会议（政府）、它的主席团及各部的职能集中在基本问题的决定以及对执行这些决定的监督上的阶段。”

他建议，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近成立的经济委员会合并。解散劳动部，把它的工作分给其他各部。一个负责劳动事务的政府委员会应该调整这项工作。这样十分之九的劳动部官员就可以到工厂去工作。

目前有六百名工作人员的建设部将把关于房屋建设的所有职责交给专区政府。

为了保证解职的各部工作人员真正参加生产，而不是到其他中央机关去，乌布利希建议完全停止招收国家工作人员。乌布利希说，最近从东柏林调往各省去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只有一小部分已经去了，并且在那里安置下来。

合众社歪曲苏工业改组中产生了新困难

【合众社莫斯科18日电】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调到新的职位上去，这就使素来只知道听从莫斯科方面的命令的人们负上了新的责任。

是否要增加个别工厂的权力呢，是否要由莫斯科方面来干预各地方的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呢，如何缩减官僚机构呢——这就是主要的问题。

苏联的制定计划的人们正在发现，苏联经济的分散化是一个极繁重的任务。事实上，他们已经大大修改了他们本来的计划，要想达到5月间最高苏维埃所通过的政策的首要目标，可以说是很困难。

本来的目标要通过减少人数众多的职员并且减少苏联工业中的官派作法的方法来提高苏联的生产。现在看来官僚机构仍将是庞大的。

根据改组计划，应该在全国各地成立经济委员会，代替目前已经撤销的在中央管理经济和建设的二十五个部。

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苏联的二十万个工厂中的最重要的一些工厂。

制定计划的人们显然是想要成立四十到五十个经济委员会的。现在总数已经两倍于本来的估计，经济委员会的数目已经四倍于原来管理工业和建设的部的数目。

这些委员会大多数都要有两三千或更多的人员。人员大部分都是由已经撤销的各部的工作人员充任，他们中间有些人调到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林业工作人员调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这地方十分偏僻，而且也十分原始，不像莫斯科那样地位适中，那样具有物质生活和文娱活动的便利。估计有八十四万莫斯科人必须离开首都到外地去担任新职。

对苏联经济有研究的外国人士认为，如果要消灭官派作法和效率低的现象，那就必须增加各个工厂经理的权力。另一方面，苏联报纸上又有一些东西表明，工厂的厂长们不大愿意在不征求上级意见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工厂里进行改革。

北冰洋海岸上的各工厂过去一直依靠西伯利亚中部的城市新西伯利亚来供应原料，而这种原料本来是可以从附近的地方获得的。这样的漫长而不合理的供应线，经济委员会不久就要予以废除。

各经济委员会为自己所管辖的工厂制订生产和供应计划，设法利用本地区的制成品和资源，不必到遥远的地方去购买它所需要的货物。

当个别的计划都提到中央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来加以研究、修改和批准的时候，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就要面临极其困难的任务。外国的经济专家认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必须经常深入地干预各地方的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要判断这种改组对于苏联工业生产的影响，现在还未免太早。到今年年底才能看出端倪。

日警方說日共將改变斗争方針

【合众社东京19日电】日本共产党已经要求激烈改变它的政策，以使用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暴力策略来进行革命。

警方说，党的一项修正过的纲领草案要求这种“划时代的”改变，这项草案将向定于今年秋天举行的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司法机关最近得到的一份草案是一份共有四十页的印刷品，据信这项草案是一个以宫本显治为首的十二人特别委员会起草的，这个委员会是在去年11月举行的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成立的。这项新纲领的特点是猛烈背弃1950年10月通过的现行纲领，现行的纲领在理论上支持了所谓“莫洛托夫鸡尾酒”斗争。

这个党在过去几年中在日本失去了相当大的影响，现在在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以“极端左倾”政策来达到它的革命目标。

日本当局认为，日本共产党人正在努力在党未来的方针方面作出“划时代的重要改变”，以适应“在去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变更。

草案在概述党的基本方针的时候要求进行不流血的革命。草案说，这可以通过国会以和平方式来做，虽然共产党人在这个国家立法机关中的力量是非常弱的。但是，草案警告说，如果“反动”势力使用手段阻挠人民斗争的和平进展，就必须采取步骤来对付这种行为。

纲领指责美“帝国主义者”使日本统治阶级处于从属于他们的地位，“企图把日本变成成为亚洲的一个反苏反共的前沿基地”。